

# 寻觅“生土建筑”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宁波有“生土建筑”吗？回答十分肯定。只是我儿时所见已多是生土建筑的残垣断壁，到后来，完整的生土建筑只能在远离市区的山村才能见到。如今，在山村也不易找到了。

我对慈溪浒山老城内的生土建筑了如指掌，源于孩提时的“诱蜜蜂”。因为蜜蜂喜欢在这种土墙上打洞做窝，我们就用小草梗去“诱”（即诱捕），嘴里还哼着自编小调：“蜜蜂蜜蜂进洞，我勿是柯依，我柯南山爬爬虫。”捕来的蜜蜂装在瓶子里，里面有油菜花等着它。放学的路上尽寻这种土墙，从东门绕南门转西门，最后回到北门的家。

所谓“生土建筑”，是相对“熟土建筑”而言的，说白了就是没有烧结过的，文绉绉地说是“主要以未焙烧而仅做简单加工的原状土为材料、营造主体结构建筑”。

生土建筑就地取材，易于施工，造价低廉，冬暖夏凉，优点很多。因此，这种古老的建筑类型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。但它所筑之屋开间都不大，开窗受限多，有光照不足、通风不畅、潮湿等缺点。

回溯中国建筑史，用生土做主材料的建造手法，已有数千年历史。生土建筑曾是早期建筑类型中的老大，是人类从原始进入文明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。生土建筑的分布十分广泛，据载10多年前在我国中西部12个省份中，以生土建筑作为农房的比例超过20%，在甘肃、云南、西藏、新疆的部分地区，这个比例甚至超过60%。

据称，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生土建筑群是新疆的交河故城，观后让我惊叹不已；在甘肃、山西等省随处可见的窑洞也属生土建筑；福建土楼以生土墙来承重，也可说是生土建筑；浙江丽水松阳的生土建筑民居群，也颇成景观。与这些相比，宁波的生土建筑当然是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

宁波的生土建筑却有着大家可能还未意识到的亮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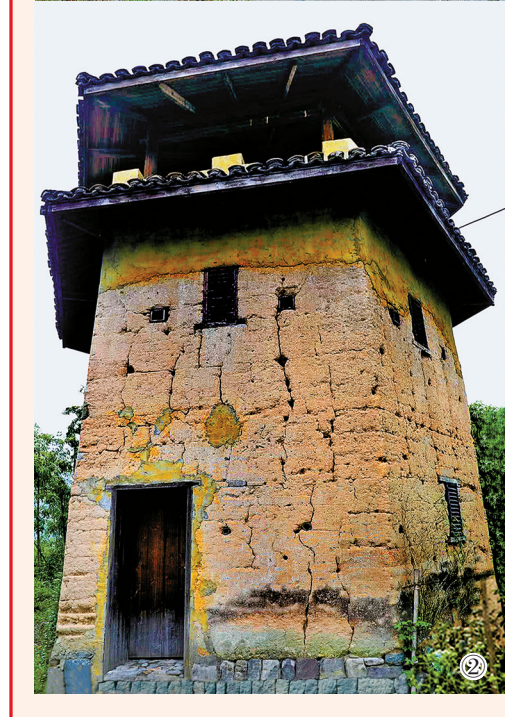
位于镇海招宝山南麓乌岗岗下的安远炮台，是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中法战争时期所筑。光绪十三年又扩建，次年告竣。安远炮台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该炮台采用黄泥、沙砾、石灰“三合土”夯筑而成，拌和时用的是糯米粥。我儿时一直听老人说“三合土（三合土的俗称）”加糯米粥比水泥还牢靠。

炮台西北有一环形圈墙的遗迹，墙体高6米以上，厚度约3米。我用手抚摸，仍能感触其牢固程度。同样是环形夯土圈墙，福建土楼就无法与之相比。说不定这就是糯米粥的功效。

生土建筑的承重墙往往有两类：用未烧过的泥坯砖砌成，称为“土坯建筑”；以泥土为主材料夯筑



①镇海口海防遗址安远炮台，现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 
②奉化晦溪的古碉楼。  
③浙江松阳三都里庄的生土民居群。



而成，称为“夯土建筑”。后者多于前者，前者在宁波更少见。镇海安远炮台属后者，故它是正宗的生土建筑。更难得的是，它是动用国家力量建造的军事设施，这在全国很少见。

大约20年前，我在奉化的一些山村寻到一批生土建筑，如萧王庙镇林家村有几栋生土建筑，不过村民已用熟土砖块和石头加固过，但仍很有味道。

在嵊州、余姚、奉化三地交界处的晦溪，其地属奉化，听说现改名为“明溪”，那里的一片生土建筑群比林家村的更原汁原味，不知现在是否安好。我在那里还发现一座古碉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这座碉楼是百年前村民为防范土匪强盗自发所建，它呈六角形，分三层，外围由黄泥夯成，总高约10米，中层设有瞭望孔和枪眼，最高层由木作构建。站在碉楼上，隐约可见村西北角的晦溪古道，早年此古道是晦溪上游的壶潭等村民进入溪口镇的通路。

这种生土古碉楼，在整个江南地区都十分罕见，看来古村历史不

一般，我得先查查其史料：晦溪曾有晦溪乡的建制，原名“汇溪”。现属溪口镇，属属余姚。据说南宋时，单钦才德超群，与朱熹交好，致仕后归隐汇溪，自号“东隐”。朱熹到奉化讲学时，受单钦才邀请造访了汇溪村，被这里的山水深深吸引，离别时以诗相赠。后来汇溪村人为纪念朱熹光临其地，就以朱熹的字号，把汇溪改成了晦溪，村名也改成了晦溪村。

此地又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支路，是文人墨客流转四明山腹地的要道之一。

现在很多人把夯土建筑与贫穷、落后画等号，殊不知古代的大雅之堂都用夯土筑建。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中写到筑夯土情形：“其绳则直，缩版以载，作庙翼翼。揀之隰隍，度之薨薨，筑之登登，削屡冯冯。百堵皆兴，鼙鼓弗胜。”

生土建筑以泥土为主材，夯筑中也有加入碎石、瓦砾或竹片、木桩等辅材的。使用的传统夯筑工具主要有：夯架、扣框、夯杵、拍浆、夯箕、铁板耙等。

为增加夯土墙的抗湿、抗震能

力，先要根据地质情况开挖墙脚至硬土层，然后开始砌石基。石基砌至高出地面一尺左右，才可以夯筑墙体。夯墙时往夯架里倒入湿度适宜的墙泥至模板高度的三分之一处，把平墙泥后用夯杵捣夯，然后可加入些辅材以增拉力。在每一“望”中往往在夯架里要添加3次泥土。当然“添次多、添量少”，每次都夯实，质量就高，工期则长。夯实定型后就可以拆卸模板，再往上筑第二“望”。“望”是上了字典的宁波方言，意为“层、迭、排”等，也有“相连接”之味。一堵夯墙就有若干“望”相接，一“望”墙土，又有若干层捣夯面相融合。而若干堵夯墙又构建起一幢幢夯土建筑。筑成后，辛劳者怎不雀跃欢呼，致“鼙鼓弗胜”呢！

30年前在西藏，我曾看见100多人排着方队，伴着歌声、踏着舞步、手捶石夯，用富有节拍的脚底动作代替夯杵，来来回回地踩夯墙上的三合土平顶，当时我动情地加入方队中。今天你若去西藏，也许还能见到这种“打阿嘎”的劳动场景。

回味

虞燕

在家乡，人们习惯把高粱叫作芦稷。这种粮食作物在我们那里并不常见，一般只在垄沟或菜畦齐齐种上几排。盛夏的阳光催着高粱长个、成熟，几天不见，一下子蹿得比我高出许多。穗儿像姑娘的脸，被晒得由白到浅红，再到红褐色，而后，怕见人似的，微微低头。仔细看，穗上缀满了无数颗圆滚滚的“小珍珠”，捧在手里沉甸甸的。“粒粒珊瑚珠，节节琅玕玉”，真是极好的形容。

芦稷脱粒是个麻烦事儿，母亲从别人那里学了一招，用搓衣板搓。被脱去了外皮，芦稷米一颗颗莹洁圆润，亮光下，散发出浅粉色的光泽。而那些空穗子，则被扎成了扫帚，我们叫芦稷扫帚，用起来很是轻便。

儿时，觉得吃芦稷米饭跟过年一样稀罕，这道美味需多种配料——南瓜、黑豆、绿豆以及少量粳米或糯米。那个时候，要集齐这些配料并不是容易的事儿，再加上大人们平日忙碌，心思不在费事费时的食物上，所以，一年里也就做一两次。

记忆里，做芦稷米饭那日必是蓝天艳阳，天朗气清。我的心情明媚似天气，将芦稷、黑豆、绿豆早早泡在了清水里。而后，学着母亲的样子洗南瓜，用干净刷子顺着纹理细细刷，洗得崭新崭新的。母亲打开南瓜后，去瓢，切成瓦片似的一块一块，装入大碗待用。

院子里码的柴搬进了灶间，铁锅架上来，灶火生起来。芦稷米饭做法简单，像东北的一锅炖，将所有食材一起入锅，注入适量清水，撒几圈白砂糖，最后盖上木制锅盖即可。不多时，大铁锅发出诱人的“咕嘟”声，白烟被灶膛的火急撵了出来，在锅上缭绕不绝。

出锅时，尽量少翻搅，一铲子上来，芦稷、南瓜、糯米、黑豆、绿豆均在，红、黄、白、黑、绿，色彩斑斓，甚是养眼。约定俗成般，谁家做芦稷米饭都会煮一大锅，与邻人分享。母亲在院子里吆喝一声：“可以吃喽！”邻家的孩子兴冲冲跑出来，手拿碗盘径直奔向我家灶间，出来时，走得稳稳的，端着正正的，再调皮的娃对待美食也是认真的。

小芬、阿波、我、弟弟、堂弟，每人端个碗，并排坐于院子的台阶上，院子里浓香四溢。夹一筷芦稷米饭入口，软糯、清甜，多种作物混合的味道如此家常，却又那么特别，幸福感经由舌尖涌向心田。

正吃得欢畅，从院门走进来一大一小两个人，看她们的穿着打扮，应该是乞丐。当年家乡渔村算是相对富裕吧，经常有乞丐到岛上来，我们习以为常了。我

## 芦稷米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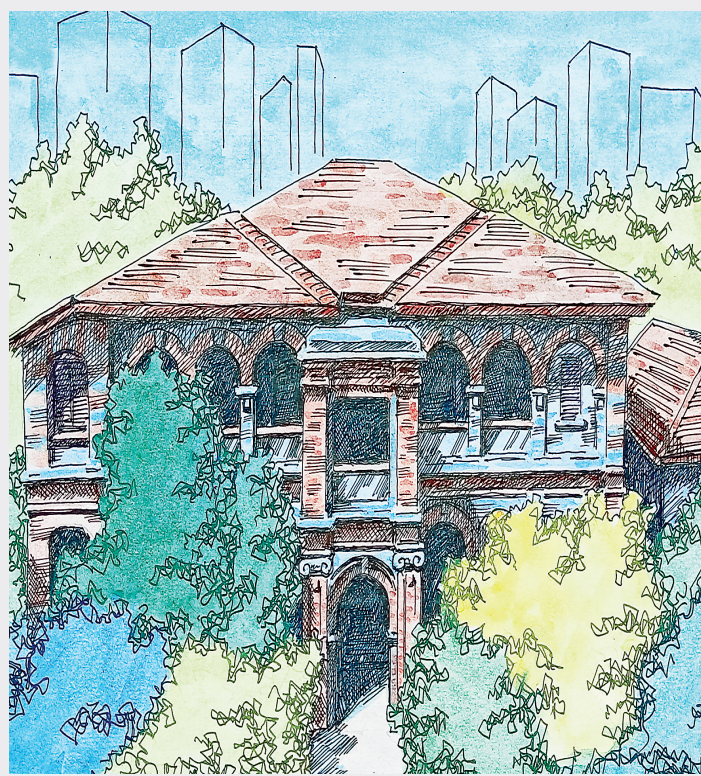
喊了母亲一声，意思让她准备好米。那时候的乞丐大多随身带着一个布袋子，可盛米。她们在家门口站着，母亲手握量米筒出来，将大米“嗖”地倒进对方的袋子里。年长的女人向母亲轻轻鞠了躬，牵着小女孩转身离开。经过我们身边时，小女孩停了下来，她转过脸，抿着嘴，大眼睛巴巴地瞅着我的碗。女人拽住她又细又黑的胳膊往前拉，她瘪起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正当我们几个愣在那不知所措时，只听母亲在门内大叫一声：“等一等！”怕她们听不懂，又朝她们招了招手。很快，母亲端了两碗芦稷米饭出来，递给女人和小女孩，并搬了把椅子，示意女人坐下吃。女人双手捧碗，给母亲深深鞠了一躬才坐下。

小女孩紧紧倚着女人，怯怯地溜了我们一眼后，低头，不停地把芦稷米饭往嘴里扒拉。她的脑袋越垂越低，几乎把脸拱进了碗里。女人轻推了她一下，说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话，大概是让她慢点吃吧。

几只鸡闻香而来，在台阶下转悠。阿波逗起了鸡，他跨下两个台阶，将碗伸过去，又快速缩回来。公鸡扑腾着翅膀欲飞上来抢食，惹得我们直发笑。小女孩端着碗向我们走近了一点，发现我注意到了她，便停在那儿，眼里闪过一丝惊慌。我朝她笑笑，拍了拍台阶，她犹豫着在我身旁的台阶坐下。她的头发凌乱，脸微微发红，眼睛光盯着手里的碗，不吃，也不看我们。我继续吃芦稷米饭，故意发出夸张的“吧唧”声，她抬头笑了，羞涩中带着调皮。

多年后，我经常想起那个场景：阳光犹如无数根闪闪的金线，密密麻麻垂下来。一群小孩并排坐在台阶上，他们并不觉得有多晒，也没有谁大声说话，嘴里的芦稷米饭甜甜糯糯、香香软软。时间犹如屋后小河里的水，流得缓缓的，一派温馨祥和。

甬城隍·旧址遗迹



## 邮政局旧址

邮政局旧址是宁波江北岸的一处民国建筑，始建于1927年，时为宁波一等邮局所在地。

建筑坐西朝东，面朝甬江，背靠中马路。房屋高两层，屋顶为人字顶结合四字顶，入口柱础为爱奥尼柱式。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(丁安 绘)

# “小热昏”和“大雨伞”

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小时候，最怕打针吃药，当然，有些“药”例外，比如，专治感冒咳嗽的酸酸甜甜的梨膏糖和枇杷膏等。一讲起梨膏糖，老宁波就脱口而出“小热昏”。年轻人不解了，“小热昏”是什么？它和梨膏糖有什么关系呀？

宁波话中，发高热、说胡话叫“发热昏”。此前梨膏糖往往是卖家自己熬制的，他们到处兜售，用说唱来招徕顾客。一面小锣、三块毛竹板是最简单的乐器，他们站在一条长凳上开始说唱，“一枝冰雪吊梨膏，二则要挂桂圆熬。山楂麦芽能消食，四君子能把小虫消。上用五香花露飘，下有六味味道好。七星灶里生炭火，八卦炉中等梨膏。九枝陈皮能开胃，十味中药共煎熬……”唱得还很押韵。然后就编唱趣事或新闻，插科打诨，幽默戏谑，惹得观众发笑。说到关键时刻，就拉开架子上摆着的盛梨膏糖的木箱，开始叫卖。有时候，他们在说唱中流露出对世道的不满，怕

被警察找麻烦，就自贬为“小热昏”，即发烧说胡话，“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”，大家不必当真。

苏浙沪一带，在热闹集市、大规模的庙会上，都有“小热昏”的身影。渐渐地，“小热昏”成为一种曲艺谐谑形式，后来，还到专门的娱乐场所唱长篇。长篇，既有《火烧红莲寺》《顾鼎臣》《孟丽君》《八美图》《济公传》等古代题材的曲目，又有《啼笑因缘》《黄慧如与陆根荣》《枪毙阎瑞生》等现代题材的曲目。民国以来，涌现出不少著名的“小热昏”艺人，如杭州的杜宝林、俞笑飞、安忠文、徐筱安和无锡的周福林等。

旧时，在宁波城隍庙的大香炉旁，有艺人唱“小热昏”。他们唱英雄豪杰的故事，唱趣闻逸事，孩子们听得入迷，以致有耽误上学的。且有两位“小热昏”明里争锋，暗里较劲，少者能唱传奇大篇，老者则唱地道的宁波故事，各有粉丝。据说，这老者就唱过《王瑞伯》。坊间流传着的王瑞伯的武侠故事，是不是也起源于“小热昏”呢？宁波学者张如安回忆，他对坊间传唱的王瑞伯的武侠故事颇为神往，因为年龄小，故事情节记

不全，但由此埋下了探索的种子。大学期间，他借到一本陈乃乾编的《黄梨洲文集》，读到其中内家拳大师王征南的传记。绝大多数人认为王征南就是王瑞伯，但张如安经过多方考证，认为并非同一人。由此再追溯到内家拳创始人张松溪，他在《四明文征》中发现了沈一贯撰写的《搏者张松溪传》。1988年，他在《体育文史》中发表了《内家拳大师张松溪生平辨误》一文，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，为后来内家拳的再兴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。

宁波一些热闹的大街上也有“小热昏”。70多岁的许孝涌老人，在他的随笔中曾回忆小时候在半边街上所见的一幕，“‘小热昏’卖梨膏糖又是半边街的一景。只要‘小热昏’把糖摊摆好，周围就马上站满听众。‘小热昏’立在一根凳子上，把他听到的看到的信口拈来，变成生动有趣的话题，讲得那么深刻，讲得那么令人发笑。人群中不时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，谁也不愿离开。每当最精彩的时候，他就刹住话题，兜卖‘梨膏糖’，说是能治百病。生意好极了……”

据查证，宋元时期宁波已有“说笑话”，这样算来，“小热昏”应有四五百年历史。由于形式幽默，内容丰富，唱词通俗易懂，唱腔又是百姓熟悉的民歌和小调，故深得人们喜爱。如今，杭州“小热昏”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、首批浙江省民间艺术保护名录。宁波的“小热昏”因艺人多来自外乡，流动性强，所以传承者寥寥无几。

旧时的集市或庙会是很热闹的，三教九流汇集一处，测字看相、耍刀弄枪、挑眼虫捉牙虫、补碗钉碗、吹糖人、捏面人……还有那游方牙医，称“大雨伞”。他们推独轮车游走各处，行医时撑一顶大雨伞，既做广告又遮阳避雨。“大雨伞拔牙”，小孩子一看到这顶大雨伞就怕。其实，这“大雨伞”的创意挺好的。后来，摆摊买卖或提供便民服务的遮阳伞、遮阳棚不知是否受此启发？

“小热昏”和“大雨伞”等，这些职业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现在一听到这个，年轻人一脸茫然，而在老宁波的脑海里，却浮现出一幅旧日的市井风情图，还有那酸酸甜甜的童年记忆。